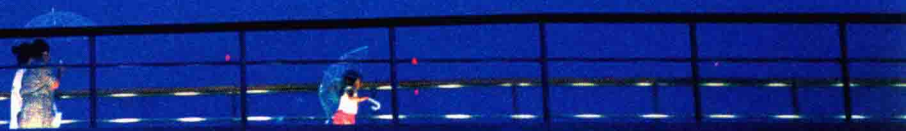


荞麦
——
著

郊游

……我们敏感又克制地说情说爱，仿佛并不存在真实的烦恼……



江苏大学出版社

郊游

荞麦

—
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桂林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郊游 / 荞麦著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7.12
ISBN 978-7-5598-0068-8

I. ①郊… II. ①荞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②游记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15189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五里店路9号 邮政编码: 541001

网址: www.bbtpress.com

出 版 人: 张艺兵

特约编辑: 张诗扬

责任编辑: 马步匀

封面设计: 陆智昌

内文制作: 大观世纪

外封摄影: Gueorgui Pinkhassov / Magnum Photos / 东方IC

内封摄影: 贺伊曼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 010-64284815

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32

印张: 9.5 字数: 120千字

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39.8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生活的精华就是要在目标的彼岸生活，不管采用什么生活方式。

——让·波德里亚，《冷记忆：1980—1985》

目 录

1	一定有人还在鱼腹里
16	乌鸦和别的鸟
31	如何练习失去更多
43	幸运之日
63	遇到熊不要吹口哨
76	桥都坚固，隧道都光明
90	一个难得的好天气
96	我们的生活
111	荒 野
125	关于她的命运
143	情感教育
159	你说的结束是什么意思？
169	如果你碰巧醒在错误的夜间
182	关于猫
191	亲 密

206 有多少夜晚多少夜晚

217 对话练习

229 往着大海的方向

别册·浮游

239 东京空虚指南（之一）：冬之旅

254 东京空虚指南（之二）：夏之旅

261 与二十年前的村上春树一起散步动物园

277 釜山：暗金海面

282 美国：追逐昨日的太阳

一定有人还在鱼腹里

“有人找你。”胖得像一座小山的同事喊了我一声，又低下头去忙自己的事情了。

我从电脑前抬起头来，看见一个高个子的男人倚在门框上。认不出来，很陌生，但如果断言完全陌生又有点过于武断。一种类似熟稔的氛围正缓缓弥漫开来。我眨了眨眼，他依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，静待我把他辨认出来。

是Z。他刮掉了胡子，将T恤塞进牛仔裤，系了一条皮带，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，而不再是乱七八糟的。除此以外，几乎没有什么变化。但我还是辨认了很久。毕竟，我们已经十年没见了。

我走出去，站在他面前，除了惊讶之外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“好久不见。”还是他先说。

我笨拙地问：“你怎么会在这儿？”

毕业后他明明回了苏州，不知道跟什么人结婚了。但他现在站在这儿，看不出曾经离开过的痕迹。

“我现在就住附近，”他说，“我正巧在附近租了个房子。听说你在这里工作，就来看看你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”我又问。

他笑了笑，仿佛这个问题根本无需回答。

“哪儿能安静地说会儿话？最好还能抽根烟。”

“这整栋楼都禁烟，”我说，“想抽烟得去厕所，打开窗户，偷偷抽一根。”

他笑起来：“你也会躲到女厕所这么干？”

“我早不抽烟啦。其实我压根不喜欢抽烟。”我也笑了。

说起来，我们现在都是三十多岁的真正的成年人了。

我们一起走出办公室，在这层楼里徒然转了一圈，依然没找到什么合适的地方。我差点脱口而出附近有个星巴克，但随即想到自己未必希望跟他相处那么长的时间。最后我们站在电梯间里，因为是上班时间，两侧的电梯一动不动，像是沉默的人紧闭双唇。

他拎着一个小小的塑料袋，站定之后，把它递给我：“一时也不知道该送你什么。最后就从家里拿来一张CD，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”

我似乎很愉快地接了过来。事实上，别说家里早就没

有 CD 机，我也很久很久没有听过音乐了。本来我就是一个对音乐不敏感的人，以前因为他，装作对音乐很好奇很有兴趣的样子，毕业之后，顺理成章把所有 CD 都送人了。

竟然是一张古典音乐钢琴曲，封面上印着李斯特。有那么一会儿，我觉得自己大概记错了，他不是一直喜欢摇滚吗？

我道了谢，把 CD 拿在手上，塑料袋顺便就扔到了旁边的垃圾桶。

“你好像很热爱工作。我在门口喊了一声，你一点反应都没有。”

我有点不好意思：“只是在玩而已，看电影呢。最近不怎么景气，大家都很闲。工作这回事嘛……”说到这里我忽然想到他好像毕业之后就没有好好地工作过，于是就没有再说下去。

有同事正巧匆匆经过，好像有要紧事但还是减慢速度，好奇地看了我们一眼。

“其实也没什么。只是顺路来看看你。”他说。

我们各自踌躇了一会儿，还是他说道：“那我先走了。有空再联系。你回去工作吧。”接着他又说：“能给我一张你的名片吗？”

我返身回办公室拿名片，却越走越踌躇了。他要我

的名片干什么？但，不过只是名片而已，又能用来干什么呢？我从抽屉里抽出一张名片，走回去，他正仰头看着我们公司的名字。接过名片之后，他没有看也没有念上面的内容（职位：策划总监），我本来很担心他会这么做。我帮他按了电梯，往日都很缓慢的电梯今天瞬间就打开了，仿佛一直等在这里似的。他走进去，我们互相挥了挥手。电梯门就关上了。

这时我才真正好奇起来：他怎么会知道我在哪间办公室？而且，这栋楼是要刷卡的，门卫异常严格。不知道他是怎么进来的。

但又好像没什么能够难住他。大学的时候他也曾经大摇大摆走进女生宿舍，给安妮送了一束刚摘的白色野花。我站在二楼看着他们俩拥抱，那时我们刚刚分手一个月。当时是不是难过，倒也不怎么记得了。

送走他之后，我回到办公室，继续看刚刚没有看完的电影，却怎么都难以进入剧情，我时不时往门口看一下，担心他又会再次出现，这一想象令我感觉尴尬。再过了一会儿，这种感觉消失了。一切又像从来都没有发生过。要不是桌子上放着那张 CD，我会觉得刚刚发生的这次见面恐怕只是午休时的一个小梦。十年没有任何联系之后，他轻轻松松出现在我办公室门口。怎么看，这一点都显得不怎

么真实。我把 CD 随手也扔进了垃圾桶。

当天晚上，几乎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决定，我放下正在看的书，给海生打了个电话。

“咦，稀奇。你多久没跟我联系过了？”海生自己回答，“好像已经有……三年了？”三年前我们在路上偶尔碰见，他从车子里拿了一箱樱桃给我，还跟我互换了电话号码。“一定要给我打电话啊。”他说。后来他在节日给我发的各种短信我也并没有回过。

“今天 Z 来找我了。忽然出现在办公室门口。吓我一跳。”

“嗯，他是回来了。离婚了，你知道吧？过得一塌糊涂，人也变得怪怪的。我非常了解你的心情。真的。你不用多说。明天我们见面吃个饭吧。好好聊聊。多少年没有聊天了？我完全了解你，也了解他。七点吧，我处理好工作，请你好好吃一顿。就环贸顶楼的旋转餐厅吧，我来订位子。你到时候出现就行了。”

我沉默的时间有点长，在这段沉默里面，他也一句话不说。

“好的。到时候见。”我把电话挂上了。

旋转餐厅真的在旋转。一开始根本意识不到，但埋头吃了一会儿之后再抬头看，刚刚窗外的高楼已经不见了，东边的山简直像拔地而起。再过一会儿，又到了南边，建筑矮了很多，也显得静谧。

海生拿着一只爱马仕的男式手包，紧腿裤、衬衫、尖头皮鞋。举手投足都很像一名广告公司的老板，早不再是当年在大学里苦苦打工的少年。他先点菜，点了很多。“够了吧？”我虚弱地叫了几声，他又加了几个菜。

然后他高高兴兴地拿自己两个小孩的合影给我看，看不出什么来：不知道是谁抱着他刚出生的女儿，而他三岁的儿子正一脸不快地站在一边。

“她总是笑，一直笑。看见谁都笑。你觉得她像我还是像她妈妈？”他无限爱怜地说。

我根本不知道他现任妻子还是否依然是大学时期的那个女朋友。大概换了吧？但换了他又不会这么问我。于是我说：“像你。”

他脸上流露出一种温柔得无可救药的神情：“还是像她妈，她妈比较好看。”

接着就是一个父亲的独白：之前如何粗心，对家庭的忽略。儿子的出生没有让他有太多感觉。直到女儿出生。她融化了一切，他忽然意识到了家庭的意义，它的甜蜜。

“你也该结婚了吧？到底还在犹豫什么？就算你有什么犹豫，你看看我……没什么好犹豫的，一切都会变好的。”他给我夹了一块鱼，并挑去了刺。

“嗯，我知道。不会很久。快了，快妥当了。你放心好了。”我说。

“至于Z嘛，他的人生不具可比性。我也正头疼呢，这段时间他经常出现在我的公司，我那么忙，刚开始还能陪他说会儿话，后来就慢慢没时间了。前几天他又来了，我必须得开个会，他说没关系，我等你。我就去开会。开了好几个小时，结束的时候已经忘记这回事了。结果他竟然还在等我，一直坐在公司的会客室。烟蒂堆满了烟灰缸。咖啡喝了三杯。”

“他去找你干什么呢？”不知为何，这让我有点微微地不快。

“聊天。他的计划，他准备重新开始，想干的事情很多，心也很大。当然也苦闷，”海生笑了，“你知道，就是那些，听了就当作没有听到的那些话。也向我借了一些钱，我也不准备要他还了。”

“大学的时候我们不是最喜欢听他讲这些吗？你还说他是天生的 leader。领袖，海妖，唱歌的时候，海员们就不得不追随。”

“那时候竟然是真诚的。真的那么觉得。跟在他后面，简直像是被鲸鱼吃进肚子，又盲目又惊奇，”他笑了，好像怕不笑的话，我就不会相信似的，“而且你那时候，多喜欢他。你知道他回来宿舍之后跟我怎么说吗？他说有个女孩子，一看到他脸就红。他可得意了，说你大概会愿意为他做任何事。”

我的心口被重重一击。奇怪，从来没有想到男生之间是这样讨论这件事情的：甚至连Z也是这样。我以为他会比这温柔得多。

这恰恰只是一个开始。海生继续说：“这么多年了，虽然我们三个曾经是最好的朋友，但我现在可以跟你这么说，他没有你想象的那么……特别……你们这些女生，都把他理想化了。就算他曾经很特别，现在也变了。上次在酒吧，安妮把酒泼在他脸上，请他不要再去找她……你太久没见过他，你们是不是大三之后就别再联系了？”

“毕业之后见过一次。他来找我问能不能借钱给他，说是要帮你交学费，否则你拿不到毕业证。”

这句话带来了近乎毁灭性的氛围，摧毁了之前我们费心建立起来的同谋感，仿佛包含着指责，但其实并没有。我想解释，又放弃了。

海生叹了口气，把烟灰缸拖到自己面前，掏出烟来：

“你要吗？”

我摇了摇头。他于是一个人沉默地抽烟。

我在沉默中想象着鲸鱼黑漆漆又宽大的鱼腹。我想象我跟海生终于钻出了鱼腹，航行在海面上，各自越来越遥远。但即使如此，曾经感到心慌的时刻也不见了。最后我们都不过是独自一人罢了。

旋转餐厅已经转到了第二圈，我们来到了朝西的方向。西边是江，可以远远看到一条灰色的带子，并不明显，它是被岸两边的灯火衬托出来的、沉默的狭沟：恰如此时。

我们吃得不多，每样都吃了一点，最后菜撤走了。他问我要不要甜点，我摇摇头。最后我们一人点了一杯咖啡。

“总之，”海生说，“有什么事情你打电话给我。如果他向你借钱，不要借给他。如果他喋喋不休，你打电话给我。”

我们喝完了咖啡，他说要回去哄 baby 睡觉。我们便一起站了起来，他在前台买了单，我们一起走进高速电梯，耳朵感到不舒服，想起 Z 曾经教过我的方法，便拿出一粒口香糖嚼了。出了电梯，一起并肩走出大楼，后门那里空无一人。

“不应该拥抱一下吗？”海生说。

我把头抵在他的胸口，像很多年前分手之后好像灵魂飞散，只想得起来去找他。他把手轻轻放在我的背上。三

秒钟之后，我站直身体，就这样道别了。

但 Z 消失得像一阵烟雾。

只是有一天我收到了一个陌生号码的短信，说：“上次见面时说好久不见，其实并不对，我在路上碰见过你好几回，但都没有过去跟你打招呼。”我开始并没有想到，后来才明白这是 Z 的号码。

这条短信带来的是近乎威胁式的心神不定：随时会爆炸的炸弹。砰。微微的摇晃感。不知所措。拿不定主意。我走路时略微东张西望。

这期间：我一个人出去旅行了一次。剪短了头发。买了一包碧云，抽掉了一半。跟男朋友吵了几次。上司莫名其妙递了辞职信，整个公司接近瘫痪，无人工作。我们几个人下午时偶尔溜出去喝下午茶，也无人问津。后来有人渐渐上午也不来了。

等 Z 真的再次出现时，已经两个多月过去了。刚刚下过一场暴雨，碧空如洗。光线令一切变得略略透明。他打电话让我下楼，我似乎正好完全做好了准备，就走下去。他站在大门外，穿着一件薄薄的白色 T 恤和一条深绿色软棉短裤，头发剪得短短的。

“我们出去玩吧！”他说，“我买了水和一点吃的。我们去江那边，山那边。去栖霞山。”

我恰巧那天穿了一条短短的浅色牛仔裙，头发恰好又是短短的，我恰好觉得自己好像依然是二十岁。于是我上楼拿了包，还有我的保温杯。我们走出去，在旁边的星巴克我买了一杯冰咖啡灌进保温杯。然后一起坐上了公交车。

“真的可以吗？”到这个时候他才问我。

“没什么不可以的。”我说。

碧蓝的天空又开始慢慢堆积起云朵，往郊区的公交车里空空荡荡。他坐在我前面的位子上，转过身来，好像我们从来都没有分开过。“我们一起在城里走一个晚上吧。”他说，于是我们就走一个晚上。“你晚上翻墙出来，我们去后山。”于是我就翻墙出去。

就像一些甜蜜而痛楚，又不得不忘却的，被浪费的情感。

他会向我借钱吗？

会在什么时候？

不是周末的时候，栖霞山就仅仅是一座山。山下脏兮兮的，散落着一些小店铺，卖着零碎的东西。售票处不见人影，门也关着，我们站在门口等待。他又腰抬头看山，山顶有雾，“可能今天还会有阵雨。”他说。这无疑又给一